

江青林彪政變集團是毛鄧構陷
毛澤東控制軍權方能胡作非為

中共黨內 爭鬥秘聞

◎ 史觀三

完整版請移步：
[飽讀書屋pdf4u.org](http://baodushuwu.pdf4u.org)

哈耶出版社

目錄

流氓當了總書記（代序）

1.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禍害
2. 流氓當了總書記
3. 顧順章與許世友
4. 流氓實為革命最堅決者？
5. “現在土匪在當官”

毛澤東“削藩”：八大軍區司令對調

1. 林彪事件後軍內重新洗牌
2.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近因
3. 八大軍區司令如何對調
4. 調開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5. 幾點總結
6. 注釋：

林彪案43年來 是怎樣演變的

1. 指導思想：林彪幫了大忙
2. “篡黨奪權”：最早的罪名
3. 形形色色的專案審查
4. 中共十大對林案的處理
5. 鄧小平對林彪案的處理
6. 司法審理特點之三：罪名與事實完全不符
7. 毛、鄧時期處理林案對比
8. 注釋：

全國“文革”第一聲槍響

1. 造反派遊行會師
2. “軍區門口靜坐事件”
3. 軍區大院設了口袋陣
4. 槍聲響了！
5. 預謀殺人又掩蓋真相
6. 搶屍，毀屍，滅掉罪證
7. 內蒙一片白色恐怖
8. 注釋：

從底層視角關照“文革”

1. [第一張大字報作者](#)
2. [政治定性掩蓋一切](#)
3. [國家機器的權力外包](#)
4. [周恩來有難言之隱](#)
5. [從底層視角了解“文革”](#)
- . [公審是演了一場政治戲](#)

1. [非公正的依法審判](#)
2. [公審是演了一場政治戲](#)
3. [感謝胡耀邦、趙紫陽](#)
4. [狠狠整了21年](#)

- . [邱會作獄中帶出的字條](#)

1. [邱會作獄中帶出的字條](#)
2. [胡耀邦趙紫陽批示釋疑](#)
3. [反駁要有依據](#)
4. [邱會作不再是“大老粗”](#)

- . [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我離開](#)

1. [從此境遇兩重天](#)
2. [“1984”提前降臨中國](#)
3. [沒有享受過一天好日子](#)
4. [獸性橫行的國度](#)
5. [苦難讓靈魂昇華](#)

- . [毛澤東和陳永貴的二人轉](#)

1. [敗於“橫規則”](#)
2. [農村的地痞流氓](#)
3. [毛澤東和陳永貴之二人轉](#)
4. [中國農民的生存智慧](#)

- . [那段被遺忘的核工業發展史](#)

1. [網絡科技窺探中國核機密](#)
2. [地下核反應堆隱蔽多年](#)
3. [國際情勢決定政策規劃](#)
4. [集體妄想的悲劇](#)

- . [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

1. [南京定義了中日歷史情結](#)
2. [將史實嵌進官方口徑敘述](#)
3. [對歷史記憶重新制度化](#)

完整版請移步：
[飽讀書屋pdf4u.org](http://baodushuwu.pdf4u.org)

4. [民族主義被揀了起來](#)
5. [目標主軸一以貫之](#)
- . [跟所有會議都不一樣的莫干山會議](#)
 1. [會議起源於思想交流](#)
 2. [會議的五要素](#)
 3. [會議的異化](#)
 4. [中國特色的“會議”](#)
 5. [中國是會議之國](#)
 6. [莫干山會議的精神](#)
- . [決定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會”](#)
 1. [“83危機”的導火索](#)
 2. [趙紫陽對胡耀邦不滿](#)
 3. [鄧小平召見有兩個版本](#)
 4. [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胡](#)
 5. [一次流產的“政變”](#)
 6. [權鬥中推進了政治體制改革](#)
 7. [注釋：](#)
- . [抗美援朝失誤不在出兵而在不停戰](#)
 1. [“抗美援朝”值得嗎？](#)
 2. [失誤不在出兵而在不停戰](#)
- . [紅色高棉 世紀大審判的陰影](#)
 1. [一、聯合法庭的分歧](#)
 2. [二、已經定罪的罪犯都拒不認罪](#)
 3. [三、後續案件遭受強大阻力](#)
 4. [四、財務黑箱和司法腐敗](#)
 5. [五、外國法官相繼辭職](#)
- . [美中的敵意自1945年發端](#)
 1. [關鍵的分水嶺](#)
 2. [美國對華政策失誤？](#)
 3. [斯大林決心擴張](#)
 4. [美中將發生冷戰？](#)
- . [青山：紀念抗日戰爭中的空軍烈士](#)
 1. [駝峰航線](#)
 2.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3. [蔣介石座機首任機長捐軀](#)

完整版請移步：
飽讀書屋pdf4u.org

4. [宋美齡好意造成致命失誤](#)
5. [死得冤枉](#)
6. [青山不老，浩氣長存](#)

[美國“中國通”參透中共領導人](#)

1. [毛：帝王般的新型領袖](#)
2. [鄧：帶回了企業家精神](#)
3. [後鄧小平時代的領導人](#)
4. [鄧小平是雙贏領導人](#)
5. [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

6. [貿易是富強根本](#)
7. [權威的興起與衰退](#)
8. [大衛・藍普頓簡介](#)

[中宣部要拔掉最後一個釘子戶](#)

1. [“九一八”事變](#)
2. [敏感話題敏感人](#)
3. [時刻都在評估風險](#)
4. [“安全守則”經驗談](#)
5. [23年中宣部整了17次](#)
6. [皇上未急太監急？](#)
7. [“真理部”整“釘子戶”](#)
8.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9. [命運繫於習總一念之轉](#)

[魯迅若活到毛澤東時代，必定為虎作倀](#)

1. [性格中有祖上的書香因子](#)
2. [望盡天涯，決不畫地為牢](#)
3. [以千斤粉碎四兩](#)
4. [“這就是魯迅研究麼？”](#)
5. [“三個偉大”“九個最”](#)
6.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
7. [“民族的脊梁”是真是假](#)

[恩格斯晚年主張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1. [偷天換日的政治事件](#)
2. [習將成為中國的華盛頓](#)
3. [這是一種什麼“秩序”？](#)
4. [王偉光抬出關公的大刀](#)

5. 注釋：

. 後 記

. 版權

流氓當了總書記（代序）

——娘胎裡帶來的絕症能治嗎？

毛澤東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鉤，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党”，是否想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黑”的奧義？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禍害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飢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為“多快好省”而從日文“轉口貿易”，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中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實驗；卻沒有意識到日人還在無意中給中國造成一樁影響深遠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被中國人拿來。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錮”、“黨禍”“黨爭”“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誡：“君子不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

飲而盡，立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成了“党”；然而其內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流氓當了總書記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克隆的中國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中共首任並連任五屆的總書記陳獨秀，先是與妻妹私奔同居，在當了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之後，依然流連於煙花之地，據說他很多昂揚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某張床上完成的。**1919**年，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新聞，北大只好將他開除。這些都發生在他參與創辦中共之前。被主流精英擯斥，可想而知，刺激陳獨秀進一步左轉，難怪人們調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陳嫖妓就沒有共產黨”。

陳獨秀在上流——風流——下流之間遊走，他在歷史、在文化上的貢獻無可抹殺，但這些流氓行徑又怎可諱言？

共產國際認為，既然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理應工人當頭，於是向忠發脫穎而出。陳獨秀只是有“流氓行為”，而向忠發則是如假包換的流氓。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章龍曾有《黨史上的向忠發及其集團》（見《羅章龍回憶錄》，溪流出版社），回憶說，這個集團就是個流氓集團，向是武漢碼頭工人的幫派頭目，“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流氓，望而避之。”

碼頭工會多數黨員一致抵制他入黨：“如果要他入黨，我們就全體退出。”但後來向忠發不僅拿到黨票，而且由斯大林欽定為總書記！他一步登天，雖然中共還處在地下狀態，他已忘乎所以。向“為人酗酒好色，平

日每日不離酒，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街，又酷好嫖賭……當選中委後，利用職權，調戲女秘書黃木蘭，黃不從，向糾纏不休，黃不堪其擾。”匪夷所思的是，後來竟然經組織討論，幫他納妾——其妾“原屬妓女，患有性病，不數月後，向身染病，渾身潰爛”……

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要求見蔣介石，自稱“老子冒了火，發誓要把那夥狗日的雜種們（指中共）全部掃除乾淨，一個不留”！

顧順章與許世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羅章龍、鄭超麟等人的回憶錄對中共秘密機關中的要員及家人有詳細描寫，實在駭人聽聞。不排除羅、鄭出於自己的私憤或偏見有添油加醋，但也有若干荒淫無恥、貪財好貨例如搶妻換妻的事例，是被其他黨員的回憶甚至黨的文件所證實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候補委員）顧順章，也是個流氓。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揭露顧吸鴉片，玩妓女，打老婆；陳賡大將“發現顧順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顧順章掌握中共最多黨內機密，但其本質上毫無政治信念，如果黨組織規勸甚至懲戒他的吃喝嫖賭，他會立即與革命“拜拜”。這個流氓的叛變，極大地改變了中共黨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他叛變前，要把中央機關遷往農村是不可想象的。

學者王彬彬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提出一個意深味長的問題：“假如顧順章沒有被捕”（見《同舟共進》**2008**年第**4**期）。

歷史其實早已做出了回答：假如他沒有被捕，只要他沒冒犯領袖，他就是開國功臣，不僅過去的穢行暴行一風吹，他更可憑藉權力，鬧出任何醜聞都會被包裹得嚴嚴實實。

這裡就有一個現成例子：學了一身少林武功的許世友上將，參加革命前就有幾條人命：**16**歲放牛吃了人家莊稼，人家罵了他，他幾拳把人打死；第二次是在賭場上揮棍打死一個賭徒；第三次是在國民革命軍兵營，他一腳把責備他內務整理得不好的老兵踢死；直到投身共產黨臨走還把和他有積怨的連司務長給殺了……

許世友深獲毛澤東寵愛，稱其“厚重少文”，當上大軍區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少文”是真，“厚重”為假。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老人告訴我，他當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與許世友共事，許世友三天兩頭把這些省革委會副主任邀到他家團團圍坐，令勤務員在每人面前砰一聲放下一瓶茅台酒，“誰也不許裝熊！”誰不喝，他就

翻臉撒潑罵人。**60**年代一瓶茅台四、五元，今天看來簡直太便宜了，但這一頓筵席光是茅台就要喝掉當時工人一月工資，農民一年分紅。

其他黨內軍內榮獲“花帥”、“百雞王”等等名號者大有人在，不知有多少欺男霸女的惡行罪行，都看政治上是否站對了隊“一俊遮百醜”。難怪老百姓說：“不揭，都是孔繁森；一揭，都是王寶森！”

流氓實為革命最堅決者？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鉤，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冈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說一件小事吧：

1973年2月17日半夜，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突然建議，送給美國“數千”女人，後來又將人數驟增至“一千萬”。跟中共打了幾次交道也沾染了流氣的基辛格，居然湊趣說：“美國對中國女人不存在‘配額’和‘關稅’”！

黨魁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與將帥們集流氓土匪的行徑話語之大成，流傳的故事洋洋大觀：在中央全會上，彭德懷對著毛澤東破口大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在中央黨校大會上，王震放言：“我就是關雲長廟裡的那個周倉，我手裡就是有那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要砍他的腦袋！”**70**年代江青屢次大鬧政治局會議，**1987**年元月逼迫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生活會，**1989**年老人們商量於密室決定清場……不都是流氓政治的寫照！

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共官方媒體和許多民眾對這些故事津津樂道，傳為“佳話”，這深刻說明，流氓意識不僅腐蝕了這個黨，更浸透了全社會成員的內心，成為集體心理的一部分。

“現在土匪在當官”

就算中共從娘胎裡帶來流氓基因，轉為執政的身分不是已有**65**年、告別毛時代不是也有**38**年了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轉型，後天的學習訓練，在擺脫“尚黑”上做得如何？

網上有個段子說：“從前土匪在深山，現在土匪在當官”。

縱觀中國大陸土地拆遷案件，威脅、強拆、流氓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不官、商、匪三位一體：刑訊逼供、顛倒黑白、長官意志、公報私仇，相當一部分警察或其他官員本身就是黑社會頭子，文強和王立軍，就是兩個活生生的例証。而城管、計劃生育和信訪辦等幾支隊伍，更流氓成分極高：城管把安分守己的底層民眾視為寇仇、視為魚肉，動輒勒索，動輒威嚇；計生工作者強制墮胎、強制結紮、非法關押、濫施

酷刑，流氓氣焰都噴灑在牆上：“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該紮不紮，見了就抓”；“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而信訪辦則大肆綁架、非法遣送、開設黑監獄關押訪民。每逢兩會、黨代會、重大節日之類所謂“敏感時期”，越是交通要道、公眾場所查禁越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生怕人民接觸到“公僕”和“人民代表”；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都被當作“重點維穩對象”，被旅遊、被軟禁、被喝茶.....最出奇的還有中共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下達屏蔽、撤稿指令，自知理虧，只用電話指示、口頭傳達，不敢正大光明，不留白紙黑字。不是政權在手，軍隊在手，媒體在手嗎？不是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嗎？何以竟心虛膽怯到如此地步！

維權律師滕彪有一段話一針見血：“最體現匪性的，還是國保、**610**、國安這些秘密警察。他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一系列違法犯罪構成的：監聽、威脅、跟蹤、軟禁、遣返、綁架、酷刑、強迫失蹤、騷擾家屬、作偽證、構陷入獄，等等等等。”

流氓化還會愈演愈烈嗎？尚黑之風還會愈刮愈厲嗎？

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曾有“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指手畫腳”；“絕不允許這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等等痞氣未脫的話，讓人放不下心來。好在他在上任之初和今年兩次強調“依憲治國”，他主持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180**條之多，讓人期盼，令人振奮。

然而，卻來了當頭一棒！習近平親自拉拔不學無術的小混混周小平登上大雅之堂，而後動員全國官方媒體為其評功擺好、保駕護航；對提出質疑的人士格封勿論沒商量。以政治劃線站隊，蠻橫做法令人嘆為觀止，將全黨全民又推到了“反右”前夕、“文革”前夜！

周小平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現身，成了我們判斷習近平的試金石：這個黨，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是目的“正確”，不擇手段；“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還是牆上的畫餅，還是狗肉鋪掛出的羊頭。（高伐林）□

毛澤東“削藩”：八大軍區司令對調

毛澤東終於對軍隊人事出手了，1973年12月12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話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之所以要搞這樣的調動，毛澤東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油了



林彪的意外倒台，讓葉劍英（右）被毛澤東冷落多時後再次被啟用。

1973年底，毛澤東著手實施了軍隊系統內部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不僅是“文革”期間中共進行的一次軍隊系統大軍區司令員的重大調整，也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進行的唯一一次如此重大的調整。為何此時的毛澤東要對軍隊系統作如此重大的調整？以往的官史對此未作詳細的解釋。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同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對此事僅僅作了極為簡短的敘述。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對此有較為含蓄的說法：“在‘壯心不已’的毛澤東看來，反修防修仍是國內壓倒一切的大事。他擔心那些跟隨他轉戰南北的將軍們‘少文’，希望他們能夠像讀懂古典小說《紅樓夢》那樣讀懂中國的現實政治”。（注1）筆者則認為，毛澤東搞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真實意圖在於“削藩”，打散、消弭軍內隱然形成的對“文革”極左派的掣肘力量，以保證軍隊的效忠和“文革”大業在其生前和身後的延續性。

林彪事件後軍內重新洗牌

1971年9月13日凌晨，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林彪與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突然出走，所乘的256號三叉戟專機隨即墜毀於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一突發事件使毛澤東措手不及，對於如何加強對軍隊的掌控，

毛澤東想到了葉劍英。“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天，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葉劍英，要求葉劍英立即趕到人民大會堂。這顯然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央軍委以葉劍英制約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重要部署。周恩來指定葉劍英負責處理林彪事件的善後事宜及戰備事項，並讓葉劍英轉移到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待命應變。（注2）9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成員有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

毛澤東自井岡山鬥爭起家之後，在軍中最為信任和依賴的主要是三個人：彭德懷、林彪、葉劍英。中共建國後，毛澤東也主要是依靠這三個人在不同的時期為其主持軍隊的日常工作。彭德懷和林彪相繼倒台後，毛澤東將負責軍隊事務的大權交給葉劍英執掌，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毛澤東在1971年11月14日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講話時，特別提及葉劍英。毛稱：“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注3）這是毛澤東首次變相地為葉劍英“二月逆流”作了平反，將當初葉劍英等人與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歪曲為與林彪的鬥爭。由於林彪的意外倒台，葉劍英被毛澤東冷落多時後在晚年有機會再次被毛啟用，重新開始了中央和軍隊高層的政治生活。

在這一歷史時期，毛澤東對軍隊採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清洗軍隊系統中被認為是林彪一系的人馬。9月24日，負責軍委辦事組的四員大將：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被周恩來宣佈停職審查，隨即分別關押在北京市衛戍區。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對總參、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各大軍區等分別採取措施全面清洗林彪系統的人馬：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解放軍總政副主任黃志勇、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總後副部長王希克、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韋統泰等等，一大批軍隊幹部遭到清洗。

第二，清算林彪歷史上的“罪行”，肅清林彪在軍中的影響。“文革”中林彪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更被樹立為毛的接班人，還被寫進了中共九大的黨章。為了消除林彪的影響，毛澤東在軍中開展對林彪的批判，尤其是那些曾經與林彪長期共事的老帥們更要帶頭表態批林。197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批林整風文件，印發了一批老帥們的揭發材料，

如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蕭克等人的書面材料，都是從歷史上給林彪羅織“罪名”。軍中大老們出面對林彪的揭發批判，大都是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基本上是張大其辭，無中生有的歪曲史實，但是這些批判內容出自軍內元老，對批林一事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三，毛澤東文過飾非，嫁禍於人，將軍內老幹部“文革”中受到的打擊統統歸罪於林彪。除了在1971年11月給葉劍英的“二月逆流”一事平反外，毛澤東還將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的倒台歸於林彪的誣陷。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借著出席陳毅追悼會的機會宣稱陳毅是個好人，如果林彪上台會搞掉這些老幹部。不僅如此，毛還“不經意”間提及鄧小平，把鄧列為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通過出席陳毅追悼會向外界釋放出一個信息，即那些黨內老幹部，特別是軍隊裡的許多幹部還是好的，是擁護毛的，他們在“文革”中雖然受到衝擊，但是還要看到他們的主流，對於他們還要一分为二。至於他們“文革”中遭受的不幸，那都是林彪搞陰謀的產物。毛澤東利用這一機會作出了姿態，目的在於收攏人心，安撫一下“文革”中這些受苦受難的黨內軍內元老。

第四，一批黨內、軍內的元老得到“解放”。林彪事件後由於軍隊一大批幹部受到牽連，不少人被審查、批判、靠邊站或者倒台，軍隊系統由此出現了真空。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毛澤東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軍隊幹部穩定局勢。1972年春起，毛澤東相繼就一些黨內、軍內幹部和家屬的申訴作了批示，如原海軍政委蘇振華、原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原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誠、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原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等。1972年底，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召集了中央有關會議，宣佈開始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軍以上幹部的政策。周恩來還規定，被解放的幹部的審查報告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關於軍隊的幹部，周恩來直接與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和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商議。經過一番艱難周折，最後有175位解放軍將領得到“解放”，重返了工作崗位，如蕭華、楊成武、蘇振華、梁必業、陳再道、鍾漢華、秦基偉、李成芳、吳克華、王建安、楊勇、廖漢生、烏蘭夫、劉震、劉志堅、余立金、黃新廷、莫文驊、郭鵬、杜義德、郭化若、傅崇碧、王尚榮、顏金生等人。

經過這一輪的軍內洗牌，林彪系統的骨幹人馬基本上被清除殆盡。然而，毛澤東卻不得不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作為自己嫡系的林彪及其將領們被清除了，而重新起用的這一大批“文革”中被衝擊和打倒的軍隊將領們，在鹹魚翻身後真的會擁護其“文革”大業嗎？此外，軍人在“文革”中由於“三支兩軍”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亦是毛澤東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問題。毛澤東自林彪事件後曾重病一場，此時的毛必須要考慮自己身後“文革”大業的持久性和永續性，而掌控好軍隊是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這大約可看成是毛澤東實施“削藩”的遠因吧。



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近因

毛澤東實施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近因，源自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三位大軍區司令員的信件風波。三人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這裡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該信件的原委。

林彪在1970年8月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點了一把燒向“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火，引起了大多數中央委員的共鳴，全會上掀起了批判張春橋的高潮。8月26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寫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信裡提了四條意見：一是犯錯誤的人必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討請罪；二是，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應下放到基層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三是，這些人也不能參加人大常委；四是，對錯誤思想要進行批判。韓先楚和楊得志看過此信後也表態支持，分別寫了類似的信。當時這三封信由處理大會會務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轉給了周恩來。（注4）



許世友（左）與毛澤東。

但是，此時廬山會議的風向已經轉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會議開始轉為批判陳伯達。周恩來此時不願這三位司令員捲進去遭殃，再三思考後將此三封信轉給葉群，並附了條子說：“到此為止，存你處。”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我撿到三個險球，你們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注5）據邱會作回憶：“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信，是周總理交給葉群，葉群讓吳法憲、李作鵬和我看了。葉群有一次同吳、李、邱三個說：‘這三封信是周總理轉過來的，並交代信就放在我這裡，不要再轉手了。’葉群又說：‘這是三個險球，如果落在‘最高’手裡，特別是落在江青手裡，還不知道要起什麼風波呢？’”（注6）因此許世友等人的三封信並未轉給毛澤東，而在毛家灣的林辦壓了下來。

然而，在1972年初，江青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參加了中央對山東有關問題的處理，江青在會上獲得了一條重要的消息。這條消息來自山東省內部反映的一個情況，即在廬山會議期間，參加會議的省領導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江青從解決山東問題的會上獲悉有人寫信提到“犯錯誤的人”的消息後，便馬上尋找了那幾封信。信件涉及到周恩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等人。江青對此批示道：“這幾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與此同時，江青找到毛澤東大吐苦水：“他們整我的材料，封閉我，我是林彪專案組成員，但情況不告訴我，材料不報給我，還在背後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彪是要置我於死地！”“總理也參與這件事。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那些人，合夥給林彪政變寫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橋，總理轉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轉給林彪的效忠信壓下了，你都不知道。”毛澤東對此表示了

不悅。毛說：“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我過去就說過，他（許）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線……”有了毛澤東的表態，江青馬上找來張春橋秘密商議。很快，她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追查幾位老將給林彪寫效忠信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鬧之下，決定派代表與老將們談話，先弄清情況。接著，她又給中辦負責人寫了一封信：“一定要徹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裡去的！”（注7）

1972年底，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三位大軍區司令員和有關領導分批進京。他們在指定的賓館一住下，就有中央派來的代表找他們談話。這些談話，主要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信上寫的“犯錯誤的人”指的是誰？第二，信為什麼會跑到林彪的手裡？第三，為什麼三個大軍區司令員信的內容大致相同？廬山會議以後，張春橋成為反林彪的“英雄”，是毛澤東的紅人，深得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許世友等人的信是針對張春橋，那就屬於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分裂黨中央。如果此信有意寫給林彪，擁護林彪在廬山批張的講話，就是上了賊船，起碼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許、韓、楊三人搞了“串聯”，就是非組織活動，為黨的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王洪文是負責談話的中央代表之一，同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的談話主要針對“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由於壓力太大，許世友身體不好住進了301醫院，在京七天，卻有五天住院。（注8）12月31日晚許世友在中央的同意下回南京休養。

許世友、楊得志和韓先楚所面臨的局面異常嚴峻，壓力極大，弄得不好就可能步上黃吳李邱的後塵。許世友在京這幾天不僅交代秘書李文卿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別人，甚至還讓李回南京後趕緊下部隊，遠離政治漩渦。許世友對李文卿說：“你還是出去工作吧，免得連累你。鬥爭複雜，有忠無奸不成戲，這是老話。”（注9）實際上許世友此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由於中央未查出三位將軍串聯寫信的證據，楊得志和韓先楚二人先行解脫了。5月初，毛澤東特別請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韓先楚一起到南京，做通了許世友等人的思想工作。1973年5月14日，許世友以個人名義寫了給毛澤東的檢討信，主旨是，自己與林彪僅僅是工作上的一般關係，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屬上當受騙，由許世友個人承擔責任。5月17日，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許世友與會並將檢討信交給李德生轉呈毛澤東。後來韓先楚的檢討信印發給政治局，許世友的檢討卻沒有音訊。（注10）

5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韓先楚時曾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志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過去的事算了，以《國際歌》為界。”所謂“以《國際歌》為界”是說，以毛澤東的南巡為界，那時的毛南巡談話，每到一處就要軍政大員們一起唱《國際歌》，目的就是要把各路“諸侯”的思

想统一到毛澤東倒林的戰略部署上來。據紀登奎事後的回憶，毛澤東發了話，毛說：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會像你們那麼細緻。林彪已死，只要這些人搞不起來，就不要打擊面過寬了。（注11）實際上，毛澤東放了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人一馬。到此為止，許世友等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自林彪事件後，軍隊裡已經進行了大清洗，如果再將這幾位上將也一併打成“林彪死黨”予以清洗，顯然不利於軍隊穩定的大局。但如果以為毛澤東就此罷休了，也是過於樂觀，僅僅過了半年，毛澤東就搞了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都被調離原有的地盤，其軍內的勢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毛澤東與韓先楚（左）。

八大軍區司令如何對調

經過一番思考，毛澤東終於對軍隊人事出手了。

在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話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之所以要搞這樣的調動，毛澤東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還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注12）

為了實施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多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12月13日，毛說：“你們議了些什麼，行得通嗎？”“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調動，又不開除你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做官嘛，照樣革命嘛，換個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不議政，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綱來。”12月14日，毛再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談話中不僅兩次提議大家一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還說：“大軍區司令員調動，你們商量了嗎？看有沒有這個必要？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做久了，就不太好了。調動也有問題。”（注13）



八大軍區司令員上下兩兩對調。上左起：李德生、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下左起：陳錫聯、曾思玉、丁盛、皮定均。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5日開會，商定了中央軍委會會議出席者的名單，並研究決定大軍區司令員在地方一律不兼職。當天，毛澤東又同政治局有關成員、北京軍區領導人、以及瀋陽、濟南、武漢軍區領導人談話。此後幾天，政治局成員按照分工同各大軍區負責人分別就對調一事談話。17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分別同他們談話。當晚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談話情況彙報。18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並通報了幾天來政治局成員分別做工作的情況。12月19日和20日，中央軍委開會討論對調問題的具體實施。（注14）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了中央軍委會會議成員，共43人。毛澤東說：“你陳（錫聯）司令，濟南的楊得志同志，南京的許世友同志，這幾個同志呢，在一個地方搞得太久了。這個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麼久呢！你們帶個頭呢。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就會照樣去做。”（注15）

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佈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的命令。該命令說：“經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

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即，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任為瀋陽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調任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任為南京軍區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調任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調任為濟南軍區司令員；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調任為福州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調任為蘭州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沒有調動。

毛澤東要求軍委的調動命令下達後，各軍區司令員在10天之內到任新職，每人只能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許世友當時只帶了自己的秘書、醫生和管理員赴廣州軍區任職。12月26日，李德生由紀登奎、吳德陪同飛赴瀋陽。同一天，楊得志從濟南飛往武漢任職。其他各大軍區司令員也都在年底前分赴各地任職。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到此告一段落。

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實施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以往官方史書對此皆語焉不詳。自從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曾患重病，身體狀況已經大大下降。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他的身後中國政壇的走向，並及時作出安排，而如何處理好軍人從政的問題則是重點問題之一。1973年7月間，毛澤東通過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寫作組重印《史記》中一些人物傳記，其中包括《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灌嬰列傳》、《鯨布列傳》和《陸賈列傳》。（注16）這幾位漢朝人物都曾經是漢高祖劉邦的功臣宿將，除鯨布一人因“謀反”在劉邦生前被剿除外，其他幾人都是劉邦身後安邦定國的人物，極具代表意義。毛澤東熟讀史書，要參考這些歷史典故，從中尋求解決之道。

前述“三位上將信件風波”對毛澤東觸動很大，雖然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都作了檢討，毛澤東也發了話“以《國際歌》為界”，不再繼續追究這三位將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就徹底放心了，這幾位將軍在軍界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毛澤東在世時不會生事，但是毛去世後他們是否會站在“文革”極左派一邊卻是一個大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毛澤東搞的是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但是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卻沒有調動，許世友、楊得志和韓先楚這三個“問題人物”不得不離開自己原有的地盤，孤家寡人的到另一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任職。

此外，中共召開十大時，毛澤東提議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為副主席，但是許世友卻表示，中央副主席只要周恩來一人即可，或者只要三個老同志。（注17）也就是說，許世友反對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許世友的反對自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執意扶植王洪文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面對軍界的不同聲音，還是要有所考慮。毛最後又從軍隊當中選了李德生任中央副主席，也算是搞了平衡。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雖然順利“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毫無中央工作經驗，被軍中譏

諷為“兒童團”，根本無法駕馭軍內的“驕兵悍將”，毛澤東看到問題的癥結，如何解決則是一個大問題。最終，毛澤東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和平的方式“削藩”，將這些大軍區司令員調離原工作崗位，且只調司令員，不調換政委，他們在新的地方也不再兼任地方黨政一把手，將這些人調離他們經營多年的地盤，打散其勢力，使之不再構成對“文革”極左派的威脅，這就基本上解決了“藩鎮割據”、“擁兵自重”的局面。

1974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蘇振華組成軍委六人小組，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六人小組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軍委名義開展工作。（注18）從這個六人小組的組成來看，“文革”極左派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僅排葉劍英之後，在軍中有了一席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刻意扶植“文革”極左派逐步實現對軍權的掌控。



毛澤東讀古書鑽研謀略。

調開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李德生是中共十大當選的黨中央副主席，兼總政主任和北京軍區司令員。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將李德生調去東北地區擔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筆者認為，毛澤東實施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除了針對許世友、楊得志和韓先楚之外，另一層更深的含義就是針對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

李德生原本是毛澤東十分中意的支持“文革”運動的軍隊幹部典型。1967年李德生作為解放軍12軍軍長在安徽省“支左”，得到毛的好評，1968年李出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969年李德生又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1970年出任解放軍總政主任。李德生並非林彪派系人馬，平日謹言慎行，與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尚可。1971年的“批陳整風”期間，李德生被毛澤東當作一枚棋子，“挖牆腳”而取代鄭維山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來在“9・13事件”期間代表周恩來坐鎮空軍，直接處理林彪專機外逃的事件。日後李更參與中央專案組處理林彪專案的審查工作。李德生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毛澤東的信用，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中央副主席，躍上了人生的頂峰。顯然，此時的李德生也是被毛澤東當成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和重用的。



李德生將軍。

為何剛剛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在僅僅四個月的時間內就被調出北京到瀋陽任職？李德生自己回憶說：“特別是黨的十大之後，江青等人對我當選為黨的副主席，而她並未進入常委，極為不滿和記恨……對我工作中的無理干預，故意刁難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鬥爭越來越公開化，直至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放火燒荒’，公開點名批判我，提出‘打倒大軍閥’，逼我承認上‘林彪賊船’，著著都欲置我於絕境。”（注19）李德生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面現象，而非認識到更深層次的原因。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中向邱會作披露了其中的原委。王洪文說：到了中共十大的時候，毛主席把李德生提升為黨中央副主席，這就對張春橋的提升和對我（王）的使用有了影響，成了新的障礙，是潛在的威脅。那時我們就把李德生和林彪的關係擺在毛主席面前，要搬開他。毛主席認為李德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軍高級幹部中能衝破束縛，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的人，有代表性。毛主席給了李德生一個面子，讓他自己辭職，把他放到了東北。那裡有毛遠新他們，李德生“有職無

權”，不怕他搞什麼事。而李德生被整怕了，順從地接受了，事情也就平息了。（注20）



“文革”期間周恩來（左）與葉劍英越來越成為“四人幫”的眼中釘。

筆者認為，李德生畢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啟用的軍隊支持“文革”運動的一個典型，且一直予以信用。在毛澤東的眼裡，李德生一直以來也無大錯，且李並非林彪系統的人馬，在扳倒林彪系統時更被毛所重用。“文革”極左派們雖然強烈要求扳倒李德生，但是毛澤東考慮得更全面和長遠，在這種局面下不宜打倒李德生，將其換個位子，調到其他地方任職，整體而言利大於弊。據李德生回憶，在瀋陽軍區他也處於十分被動、尷尬的境地，毛遠新身為瀋陽軍區政委，就曾組織對李德生的批判。除了軍區黨委辦公室和保衛部的一些人外，大多數人都與李德生保持距離，李不得不經常下基層“蹲點”或讀書打發時光。

李德生雖然在1973年底被趕到瀋陽，但是他的厄運並未終止。1974年8月26日到9月10日，王洪文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人。李德生是“重點的重點”。王洪文在會上說：“對於批林批孔 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毛澤東）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這個‘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李德生被追查的問題有：參與林彪的第一個號令，銷毀黃吳李邱的黑材料，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見總政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問題，紀念軍委擴大會議十週年的問題，廬山會議問題，《解放軍報》刊登林彪的照片問題，1971年幹部工作會議問題，林立果講用報告問題，“北兵南調”問題，“9・13事件”中的直升機外逃問題，“9・13事件”後“捂蓋子”問題，插手總政等。（注21）會上王洪文、毛遠新給李德生上綱上線，逼得李德生不得不作了檢討，承認自己的“罪行”。9月8日，毛澤東在李德生的檢討上批示：“已閱，改了就好。”